

数字经济驱动贸易强国建设：机理、挑战与创新路径

石笑宇，王力

盐城师范学院 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激发数字经济驱动贸易强国建设的新动能，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全球资源配置正在数字化重组，数字技术驱动贸易效率提升，数字经济重构产业竞争优势，对我国数字经济赋能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与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失衡，核心技术依赖与产业链低端锁定，数字治理失灵与规则冲突等现实约束。为此，应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中间品贸易与价值链升级，健全数字治理与规则体系等方面创新数字经济助推贸易强国的建设路径。

关键词：数字经济；贸易强国；建设机理；显示约束；创新路径

Digital Economy-Driven Construction of a Trade Powerhouse: Mechanisms, Challenges and Innovative Pathways

Shi Xiaoyu, Wang Li

Business School,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de power, unleashing the new driver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empower trade power development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economic growth. Currently,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is undergoing digital restructuring,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enhancing trade efficienc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reshap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is provides a crucial founda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leverage the digital economy in building trade power. However,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regional imbalances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pendence on core technologies and low-end lock-i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s well as digital governance failures and regulatory conflicts. To address these constraints, it is essential to innovate the pathway for digital economy-driven trade power construction by improv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s, promoting digital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and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d strengthening digital governance and rule system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 trade power ; construction mechanism ; realistic constraints ; innovation pathway

引言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并影响全球贸易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24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54.3%，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率持续提升。党和国家在战略层面对贸易数字化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货物贸易结构升级，创新服务贸易机制，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加速建设贸易强国”的发展方向。作为配套实施文件，商务部于2021年11月出台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将数字强贸工程列为重要抓手，明确指出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是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在此基础上，国务院2022年1月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着重强调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贸易主体转型与模式创新，要求构建数字贸易政策支持体系，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细化部署，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框架下提出着力培育外贸发展新增长点，重点发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同时加大跨境电商出口支持力度以稳固外贸基本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经济赋能流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3FJYB041）；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省级一般项目（2020年度）“直播带货对零售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李佳琦直播数据的调查”（202010324026Y）。

作者简介：

石笑宇（2004.06-），女，江苏泰州人，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数字贸易；

王力（1974.11-），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贸易。

一、数字经济驱动贸易强国建设的机理分析

（一）全球资源配置的数字化重组

数字贸易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型商业形态，依托其高效流通特性推动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重组。这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数据流动为核心、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新型贸易模式（Martin 等，2015），通过降低全球供需匹配成本，驱动着物资、技术、数据、资本和人才五维要素的跨境融通，为数字经济搭建起跨国协同发展的新型架构。研究显示，该业态对经济效率的提升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构建全球性的数字贸易网络架构有助于打破常规的要素流通障碍，增强资源调配的敏锐度，进而确保全球生产要素能够实时响应并精确匹配需求，从而大大提高数字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朱兆一、姜峰，2022）；其二，借助互联网平台打破市场物理边界，使数字企业得以构建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在优化运营管理、生产流程及物流体系的同时，全面提升行业整体发展能级。

商务部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到2025年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规模有望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在服务贸易总量中的占比预计突破五成。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贸易驱动的新型外贸形态市场份额或将攀升至10%，展现出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的显著态势。这一呈指数增长的趋势显著地推动了全球要素资源的数字化重组步伐，更将催生数字经济新业态集群，驱动企业加快新型数字基建布局，从而构建起更具韧性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系统。

（二）数字技术驱动贸易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深度渗透至国际贸易全流程，通过技术重构显著优化交易成本与商业活动效率。依托电子信息技术，传统贸易中冗杂的流程体系和陈旧规范得到系统性革新，推动全球商业生态向智能化方向演进。数据要素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显著提升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利用效能，实现资源投入与产出的非线性增长。具体而言，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体系构建起智能供需匹配系统，有效压缩市场交易环节的信息摩擦成本。互联网的规模效应特性打破企业间的信息壁垒，推动产业链形成动态协同网络。宏观经济层面，实时数据流为政府监测市场波动、制定精准贸易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撑。数据要素具备天然的流动性特征，其可存储性和可复制性优势推动贸易流程向轻量化转型，数字口岸系统与智能物流网络的融合创新，重构了传统国际贸易的时空格局。跨境电商平台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在数字营销、智能清关、跨境支付等核心环节形成标准化解决方案。企业级云服务平台的发展不仅降低组织管理成本，更通过资源聚合效应形成贸易效率的乘数增长模式。

二、数字经济驱动贸易强国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失衡

数字贸易的繁荣紧密关联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设施不足则可能阻碍数字贸易的推进，进而限制贸易规模的扩大。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双重现实困境：一方面，数字技术载体

的前期投资与持续运维压力持续攀升。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数字贸易所需基础设施在技术标准与运维复杂度层面显著提升，建设运营费用远超传统设备投入，全国性布局存在显著实施障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数据显示，在相同覆盖范围内，5G基站建设成本较4G增长超200%，年度电力消耗更是达到4G基站的9—12倍区间。另一方面，数字资源配置不均形成的区域落差日益凸显，中西部省份在基础设施完备性方面与东部差距明显，这种数字资源配置失衡不仅制约了区域数字化转型步伐和内生需求释放，更对我国贸易总量的提质扩容形成掣肘。受制于地理环境复杂性与经济基础薄弱性双重因素，中西部地区在推进数字基建过程中面临超常规技术难题与实施阻力。当前，我国在数据采集、传输、存储、能源供给以及计算能力等方面仍有待提升，基础设施的系统规划和价值挖掘也存在困难，这些都成为贸易规模扩张的瓶颈。

（二）核心技术依赖与产业链低端锁定

中国在数字化产品贸易领域的进出口格局呈现显著特征，中间品进口占据主导，而终端制成品出口比重较高，这种贸易形态折射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层级仍需优化。相较于发达国家，国内在数字产业关键中间品的技术研发与生产能力差距明显。值得警惕的是，此类结构性失衡可能造成统计数据存在“虚高假象”——即表面贸易额凸显终端产品优势，实则掩盖了核心零部件过度依赖进口的结构性矛盾（戴翔等，2024）。作为全球制造业核心国家，当前出口动能主要集中于数字化终端产品领域，依托人力成本比较优势持续输出高性价比商品。然而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引致的劳动力成本攀升，叠加产业链向东南亚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增强，我国在数字终端产品出口领域的传统主导地位正面临潜在冲击。

更为关键的是，高端数字中间品供应呈现显著单向依赖特征，核心元器件进口集中度长期居高不下。技术发达国家通过构筑专利壁垒与出口管制体系，既维持全球技术垄断格局，又凭借中间品出口攫取产业链顶端超额利润。尽管我国数字贸易体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终端产品附加值偏低，且定价权受制于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效应，导致国际市场议价能力与规则话语权相对薄弱，制约着产业利润空间的持续拓展。这种“规模扩张与价值创造失衡”的贸易特征，深刻反映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困境。

凭借其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然而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却暴露出显著的不平衡现象：数字技术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形成协同效应，特色化竞争优势培育不足，国际竞争力建设相对滞后。具体而言，我国的数字产业在高精度元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能力、农业数字化进程以及区域协同发展体系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薄弱环节，目前尚无法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聚合体。另外，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力度不够深入，往往仅停留在对传统生产流程的局部改良阶段，跨领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健全。行业数据显示，2022年制造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24%，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但较服务业的47%仍存显著

差距。相较于消费端的数字化繁荣，生产制造端的数字技术应用深度明显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集成电路设计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其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显著限制了数字经济的赋能潜力（郭丽娟等，2023）。这种“消费端强、生产端弱”的渗透格局，凸显了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三、数字经济驱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创新路径

（一）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生态

1. 推进“新基建”均衡布局。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体系涵盖技术设施升级与政策保障机制的协同发展。政府通过系统性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为贸易规模持续增长提供底层支撑。在硬件层面，重点实施通信网络迭代工程，着力推进光纤宽带速率优化与传输容量扩容，构建全域覆盖的5G通信网络矩阵，同步提升卫星通信系统的多场景应用效能。在数据要素配置方面，加快数据中心科学布局以促进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的有机融合，深化实施跨区域算力调度工程。同步培育智能化应用生态，有序推进传统设施数字化改造进程，重点发展智慧供应链管理系统与智能交通网络等融合型基建，构建模块化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系统破解数字技术赋能贸易创新的机制障碍，为构建现代化贸易体系提供数字化底座。

打造高质量数字人才集聚区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需通过系统性布局为产业升级储备充足智力资本。政府部门应当完善人才发展生态体系，通过创新人才激励政策与配套保障措施构建“引才磁场”，重点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数字精英。同步推进教育体系革新，推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理论+实践”双轮驱动的培养体系。在实施层面，建议开展全行业数字化技能提升行动，运用虚拟仿真技术搭建沉浸式实训平台，助力从业人员无缝衔接数字化转型。更需着眼国际竞争格局，组建通晓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专业团队，通过设立专项研究机构开展前沿课题攻关，重点突破跨境数据流动、数字产品认证等领域的制度性障碍。

2. 构建产学研协同机制。数字贸易的进阶层级与核心技术突破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数字化研发投入强度、技术产业化进程以及传统产业转型深度共同构成评估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核心维度。为突破基础技术领域的制约瓶颈，亟需在原创性理论研究领域加大资源倾斜，通过构建“短板技术攻坚+优势技术强化+前沿技术预研”的立体化创新矩阵，持续提升数字经济核心技术自主化率，夯实数字贸易强国的技术底座。

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下，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创新势在必行。应当着力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供给体系，重点保障基础信息设施、智能生产装备、精密电子元件等战略物资的稳定供应。通过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化创新与跨领域应用，培育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数字产业生态体系。同时，需激活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潜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网络。可依托数字自贸区、协同创新中心等载体平台，促进跨行业要素资源的整合共享，重点培育三类发展动能：

首先是强化顶层规划设计，基于区域资源禀赋打造“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平台支撑”三位一体的数字产业集群培育模式；其次是建立跨集群协同机制，通过设立创新发展联盟、创建示范推广基地等途径，实现政策工具包的系统集成与创新成果的辐射扩散；最后要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吸纳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参与集群建设。

（二）推动数字中间品贸易与价值链升级

1. 培育本土数字中间品供应商。数字中间品作为国际供应链体系的战略枢纽，其技术密集属性与知识创新特征正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要素，这对我国实现从传统贸易规模优势向数字贸易质量优势的跃升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深化数字中间品贸易合作，不仅能重塑我国贸易结构的质量形态，更能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创新动能，进而构建差异化的国际竞争优势。具体实践中，既要强化对优质数字中间品的战略性采购，通过技术扩散效应激活产业创新链，也要着力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引导跨国企业将研发设计等高端业务环节向国内转移。值得关注的是，面对全球产业链区域化重组态势，特别是发达国家产业链的东南亚布局动向，我国亟需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跨境数据流动领域加强多边协作，以此突破技术壁垒并巩固全球价值链治理话语权。

2. 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借助东部城市群，如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先锋效应和影响力，应充分发挥“东数西算”工程的制度创新优势，以引导中部和西部地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趋势，根据各自地域特点制定灵活且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这一策略集中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等多个层面的精准施策。其目标在于压缩对外贸易成本，刺激创新成果，改进出口贸易结构，提高行业附加值，并发掘对外贸易的潜在增长点，从而协同推动内外贸“双循环”实现高质量并进发展。

参考文献

- [1] MARTIN R, SUNLEY P.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15(1): 1-42.
- [2] 马述忠, 柴宇曦. 数字贸易成本及其分解: 内涵与外延——兼论数字经济时代交易成本的节约路径[J]. 改革与战略, 2023, 39(05): 18-33.
- [3] 马述忠, 沈雨婷. 数字贸易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J]. 国际经济评论, 2023, (04): 118-138.
- [4] 朱兆一, 姜峰.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推动全球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04): 88-104.
- [5] 赵春明, 杨宏举.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 基于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研究, 2024, (02): 3-17.
- [6] 杨连星, 王秋硕, 张秀敏. 自由贸易协定深化、数字贸易规则与数字贸易发展[J]. 世界经济, 2023, 46(04): 32-59.
- [7] 王磊, 杨宜勇.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瓶颈及破解对策[J]. 宏观经济研究, 2022, (02): 107-114.
- [8] 郭丽娟, 赵春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J]. 经济问题, 2023, (11): 33-39.
- [9] 戴翔, 林益安, 王昱涵. 数字贸易强国: 理论、指标及测度[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 (01): 96-108.